

梁書卷五

梁書五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本紀第五

文帝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高祖第七子也  
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十三年封湘東郡王邑二千戶  
初為寧遠將軍會稽太守入為侍中宣威將軍丹陽尹  
普通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荆湘郢益寧南梁六州諸  
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中大通四年進號平西將軍  
大同元年進號安西將軍二年進號鎮西將軍五年入

爲安右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太清元年徙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湘司郢寧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三年三月侯景寇沒京師四月太子舍人蕭歆至江陵宣密詔以世祖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餘如故是月世祖徵兵於湘州湘州刺史河東王譽拒不遣十月丙午遣世子方等帥衆討譽戰所敗死是月又遣鎮兵將軍鮑泉代討譽九月乙卯雍州刺史岳陽王譽舉兵反來寇江陵世祖嬰城拒守乙丑譽將杜崩與其兄弟及楊混各率其

衆來降景寅譽遁走鮑泉攻湘州不克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代將

大寶元年世祖猶稱太清四年正月辛亥朔左衛將軍王僧辯獲橘三十子共蒂以獻二月甲戌衡陽內史周弘直表言鳳皇見郡界夏五月辛未王僧辯克湘州斬河東王譽湘州平六月江夏王大欵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問道來奔九月辛酉以前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爲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中撫軍將軍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左衛將軍王僧辯爲領軍將軍改封大欵爲臨川郡王大成爲桂陽郡王大封爲汝

南郡王是月任約進寇西陽武昌遣左衛將軍徐文盛  
右衛將軍陰子春太子右衛率蕭慧正雋州刺史席文  
獻等下武昌拒約以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  
南平王恪爲荊州刺史鎮武陵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  
侍中臨川王大欵桂陽王大成散騎常侍江安侯圓正  
侍中左衛將軍張綰司徒左長史曇等府州國一千人  
奉牋曰竊以嵩岳旣峻山川出雲大國有蕃申甫惟翰  
豈非皇建斯極以位爲寶聖教辨方脊名與器是知太  
尉佐帝重華表黃玉之符司空相土伯禹降玄珪之錫  
伏惟明公大王殿下命世應期挺生將聖忠爲令德孝

實天經地切應韓寄深旦奭五品斯訓七政以齊志存  
社稷功濟屯險夷狄內侵枕戈泣血鯨鯢未掃投袂勤  
王能使遊魂請盟以屈膝醜徒銜璧而驚氣親蕃外叛  
釁均吳楚義討申威兵不血刃湘波自息非築杜弢之  
壘峴山離貳不伐劉表之城九江致梗二別殊派纔命  
戈船底定濤霍沂流窮討路絕窺窬胡兵侵界鐵馬霧  
合神規獨運皆卽梟懸翻同翅折遂修職貢梁漢合契  
肆犀利之兵巴漢俱下竭驍勇之陣南通五嶺北出力  
原東夷不怨西戎卽序可謂上流千里持戟百萬天下  
之至貴四海之所推也今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魏文悲

樂推之歲韓宣歎成禮之日陽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  
夢水之傍尚致車輿結轍麩麥兩穗出於南平之邦甘  
露泥枝降乎當陽之境野蠶自績何謝歐絲閑田生稻  
寧殊雨粟莫非品物咸亨是稱文明光大豈可徽號不  
彰於彝典明試不陳乎車服者哉昔晉鄭入周尚作卿  
士蕭曹佐漢且居相國宜崇茲盛禮顯答羣望恪等稽  
首甲令博詢惇史謹再拜上進位相國總百揆竹使符  
一別准恒儀杖金斧以翦逆暴乘玉輅而定社稷傍羅  
麗於日月貞明合于天地扶危翼治豈不休哉恪等不  
通大體自昧伏奏以聞世祖令答曰數鍾陽九時惟百

五  
六鯨鯢未翦寤寐痛心周粵天官秦稱相國東至于海  
西至于河南次朱鳶北漸玄塞率茲小宰弘斯大德將  
何用繼縱曲阜擬跡桓文終建一匡肅其五拜雖義屬  
隨時事無虛紀傳稱皆讓象著鳴謙瞻言前典再懷叟  
恧十二月壬辰以定州刺史蕭勃爲鎮南將軍廣州刺  
史遣護軍將軍尹悅巴州刺史王珣定州刺史杜多安  
帥衆下武昌助徐文盛

大寶二年世祖猶稱太清五年二月己亥魏遣使來聘  
三月侯景悉兵西上會任約軍閏四月丙午景遣其將  
宋子仙任約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戊申徐文盛陰子

春等奔歸王珣尹悅杜多安並降賊庚戌領軍將軍王僧辯帥衆屯巴陵甲子景進寇巴陵五月癸未世祖遣遊擊將軍胡僧祐信州刺史陸法和帥衆下援巴陵任約敗景遂遁走以王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胡僧祐爲領軍將軍陸法和爲護軍將軍仍令僧辯率衆軍追景所至皆捷八月甲辰僧辯下次湓城辛亥以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蕭方矩爲中衛將軍司空征南將軍南平王恪進號征南大將軍湘州刺史餘如故九月己亥以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王僧辯爲江州刺史餘如故盤盤國獻馴象冬十月辛丑朔

六

有紫雲如車蓋臨江陵城是月太宗崩侍中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侯王僧辯奉表曰衆軍薄伐淦次九水卽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景弒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並罹禍酷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我大梁纂堯構緒基商啓祚太祖文皇帝徇齊作聖肇有六州高祖武皇帝聰明神武奄龕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時履至尊而制六合麗正居貞大橫固祉四葉相係三聖同基蠢爾凶渠遂憑天邑閭闔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雲辰承華一朝俱酷金楨玉幹莫不同寃悠悠彼蒼何其罔

極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  
少康則牧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  
周所以卜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  
違羣議故江東可立儔今考古更無二謀伏惟陛下至  
孝通幽英武靈斷當七九之厄而應千載之期啓殷憂  
之明而居百王之會取威定霸嶮阻艱難建社治兵載  
循古道家國之事一至於斯天祚大梁必將有主軒轅  
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乘屈完而陳諸侯  
拜子武而服大輅功齊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  
下武臣聞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

不可以久惕黃屋左纛本爲億兆而尊鸞輅龍章蓋以  
郊禋而貴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差黔首豈可少  
選無君宗祏豈可一日無主伏願陛下掃地升中柴天  
改物事迫凶危運鍾擾攘蓋不勞宗正奉詔博士擇時  
南面卽可居尊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旣知有奉八百始  
可同期殘寇潛居器藏社處乾象旣傾坤儀已覆斬莽  
輓車燒卓照市廓清函夏正爲瑩陵開雪宮闈庶存鍾  
鼎彼忝離離伊何可言陛下繼明闡祚卽宮舊楚左廟  
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六樂之容歲時取備金芝九  
莖瓊茅三春要衛率職尉候相望坐廟堂以朝四夷登

靈臺而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臨東濱而禮日觀然後與三事大夫更謀都鄙左瀍右澗夾維可以爲居抗殿疏龍惟王可以在鎬何必勤勤建業也哉臣等不勝控欵之至謹拜表以聞世祖奉諱大臨三日百官縞素乃答曰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總萃甫聞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悲若封豕旣殲長蛇卽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軌繼子臧之高讓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侯景項籍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飛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鳳之徒旣聞

來議羣公卿士其論孤之志無忽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五千餘人領軍將軍胡僧祐率羣僚二百餘人江州別駕張佚率吏民三百餘人並奉牋勸進世祖固讓十一月乙亥王僧辯又奉表曰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亳式歌且誦總赴唐郊猶懼陛下俛首潛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尚杜耿純之勸岳牧翹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裁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樽  
蓋由應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  
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勛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  
在斯庭闕湮亾鍾鼎淪覆嗣膺景歷非陛下而誰豈可  
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  
用執謙光展其矯行爲書誣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  
矣匪疑何卜無待著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侯景  
憑陵姦臣互起率戎伐頽無處不然勸明誅晉側足皆  
爾才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銜悲涼州義徒  
東望殞涕慄慄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畧緯天沉明內

十  
斷橫劔泣血枕戈嘗膽農山圯下之策金匱玉鼎之謀

莫不定算展帷決勝千里擊靈鼉之鼓而建翠華之旗  
驅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  
鯨鯢旣章大戮荷校滅耳莫匪姦回史不絕書府無虛  
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  
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謀百道俱進國耻家怨計期就雪  
社稷不墜繫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  
此方陳泰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  
天下陛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  
祀卽日五星夜聚八風通吹雲烟紛郁日月光華百官



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飛鱸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  
鞍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湛宗族以酬恩焚妻  
子以報主莫不覆楯銜威提斧擊衆風飛電耀志滅凶  
醜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  
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執  
石趙而求璽斬秦姚而取鍾脩掃瑩陵奉近宗廟陛下  
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卽遣蒲類  
之軍光武登極旣竟始有長安之捷由此言之不無前  
准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戚自國刑家  
苟有腹心敢以死奪不任悽悽之至謹重奉表以聞世

十一

括

祖答曰省示復具一二孤聞天生蒸民而樹之以君所  
以對揚天休司牧黔首攝提合雒以前栗陸驪連之外  
書契不傳無得稱也自阪泉彰其武功丹陵表其文德  
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或歌謠所歸或惟天所相孤遭家  
多難大耻未雪國賊則蚩尤弗翦同姓則有扈不賓臥  
而思之坐以待旦何以應寶歷何以嗣龍圖庶一戎旣  
定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申來議也是時巨寇尚存未  
欲卽位而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曰大壯乘乾明  
夷垂翼璿度亟移玉律屢徙四岳頻遣勸進九棘比者  
表聞譙沛未復瑩陵永遠于居于處寤寐疚懷何心何

顏撫茲歸運自今表奏所由並斷若有啓疏可寫此令  
施行是日賊司空東南道大行臺劉神茂率儀同劉歸  
義留異赴義奉表請降

大寶三年世祖猶稱太清六年正月甲戌世祖下令曰  
軍國多虞戎旃未靜青領雖熾黔首宜安時惟星鳥表  
年祥於東秩春紀宿龍歌歲取於南峻况三農務業尚  
看天桃敷水四人有令猶及落杏飛花化俗移風常在  
所急勸耕且戰彌須自許豈直燕垂寒谷積黍自溫寧  
可墮此玄苗坐食紅粒不植鷲領空候蟬鳴可悉深耕  
漑種安堵復業無棄民力並分地利班勒州郡咸使遵

承以智武將軍南平內史王褒爲吏部尚書二月王僧  
辯衆軍發自尋陽世祖馳檄告四方曰夫剝極生災乃  
及龍戰師貞終吉方制獷豕豈不以侵陽蕩薄源之者  
亂階定龕艱難成之者忠義故羿澆滅於前莽卓誅於  
後是故使桓文之勲復興於周代溫陶之績彌盛於金  
行粵若梁興五十餘載平壹寓內德惠悠長仁育蒼生  
義征不服左伊右瀍咸皆仰化濁涇清渭靡不向風建  
翠鳳之旗則六龍驤首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  
方邵之賢衛霍辛趙之將羽林黃頭之士虎賁緹騎之  
夫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則嵩華倒拔自桐柏以北孤

竹以南碣石之前流沙之後延頸舉踵交臂屈膝胡人  
不敢收馬秦士不敢彎弓叶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  
舜曷足云也賊臣侯景匈奴叛臣鳴鏑餘噍懸瓠空城  
本非國寶壽春畿要賞不踰月開海陵之倉賑常平之  
米檄九府之費錫三官之錢冒于貨賄不知紀極敢與  
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日者結怨江芊遠  
適單于簡牘屢彰彭生之魂未弭聚斂無度景卿之誚  
已及爲虜傳翼遠相招致虔劉我生民離散我兄弟我  
是以董率臯貔躬擐甲冑霜戈照日則晨離奪暉龍騎  
蔽野則平原掩色信與江水同流氣與寒風俱憤凶醜

畏威委命下吏乞活淮肥苟存徐充渙汗旣行絲綸爰  
被我是以班師凱歸休牛息馬賊猶不悛遂復矢流王  
屋兵躔象魏總章之觀非復聽訟之堂甘泉之宮永乖  
避暑之地坐召憲司臥制朝宰矯託天命僞作符書重  
增賦斂肆意哀剝生者逃竄死者暴尸道路以目庶僚  
鉗口刑戮失衷爵賞由心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臧獲之  
人五宗及賞搢紳之士三族見誅穀粟騰踴自相吞噬  
慄慄黔首路有銜索之哀蠢蠢黎民家有隕山之泣偃  
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羶帳南山  
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書其罪外監陳瑩之

至伏承先帝登遐宮車晏駕奉諱驚號五內摧裂州窻  
 本毒無地容身景阻饑旣甚民且狼顧遂侵軼我彭蠡  
 憑凌我郢邑竊據我江夏掩襲我巴丘我是以義勇爭  
 先忠貞盡力斬馘凶渠不可稱算沙同赤岸水若絳河  
 任約泥首於安南北仁面縛於漢日子仙乞活於鄢郢  
 希榮敗績於柴桑侯景奔竄十鼠爭穴郭默清夷晉熙  
 附義計窮力屈反殺後主畢原鄆郇並離禍患凡蔣邢  
 茅皆伏鈇鑕是可忍也孰不可容莫府據有上流實惟  
 分陝投袂荷戈志在畢命昔周依晉鄭漢有虛牟彼惟  
 末屬猶能如此况聯華日月天下不賤爲臣爲子兼國

兼家者哉咸以義旗旣建宜須總一共推莫府實用主  
 盟粵以不佞謬董連率遠惟國艱不遑寧處中權後勁  
 龔行天罰提戈蒙險隕越以之天馬千羣長戟百萬驅  
 賁獲之士資智勇之力大楚踰荆山淺源度彭蠡舳艫  
 汎水以掎其南輜輶委輸以衝其北華夷百濮羸糧影  
 從雷震風駭直指建業按劔而叱江水爲之倒流抽戈  
 而揮皎日爲之退舍方駕長驅百道俱入夷山殄谷充  
 原蔽野挾輶曳牛之侶拔距磔石之夫騎則逐日追風  
 弓則吟猿落鴈捧崑崙而壓卵傾渤海而灌熒如駟馬  
 之載鴻毛若奔牛之觸魯縞以此衆戰誰能禦之脫復

蜂蠆若毒獸窮則鬪謂山蓋高則四郊多壘謂地蓋遠則三千弗違如彼怒蛙譬諸鼯鼠豈費萬鈞無勞百溢加以日臨黃道兵起絳宮三門既啓五將咸發舉整整之旗掃亭亭之氣故以臨機密運非賊所解奉義而誅何罪不服今遣使持節大都督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開國侯王僧辯率衆十萬直掃金陵鳴鼓聒天攬金振地朱旗夕建如赤城之霞起戈船夜動若滄海之奔流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君子在野小人比周荷校滅耳匪朝伊夕春長狄之喉繫郅支之頸今司寇明罰質鈇所誅止侯景而已黎元何辜

一無所問諸君或世樹忠貞身荷寵爵羽儀鼎族書勲王府俛眉猾豎無由自效豈不下慙泉壤上愧皇天失忠與義難以自立想誠南風迺睠西顧因變立功轉禍爲福有能縛侯景及送首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匹有能率動義衆以應官軍保全城邑不爲賊用上賞方伯下賞剖符並裂山河以紆青紫昔由余入秦禮同卿佐日磬降漢且珥金貂必有其才何卹無位若執迷不反拒逆王師大軍一臨刑茲罔赦孟諸焚燎芝艾俱盡宣房河決玉石同沉信賞之科有如皎日黜陟之制事均白水檄布遠近咸使知聞三月王僧辯等平侯景

傳其首於江陵戊子以賊平告明堂大社己丑王僧辯等又奉表曰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鳥伏獸窮頻擊頻挫姦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趣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清朗矧伊黔首誰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憤忍酷自紫庭絳闕胡塵四起孺垣好時冀馬雲屯泣血治兵嘗瞻誓衆而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監作亂西涼義衆阻強秦而不通并州遺民跨飛狐而見泯豺狼當

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倏焉五載英武克振怨耻並雪永尋霜露如何可言臣等輒依故實奉脩社廟使者持節分告瑩陵嗣后升遐龍輻未殞承華掩曜梓宮莫測並卽隨由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袒哭聖情孝友理當感慟日者百司岳牧祈仰宸鑒以錫珪之功旣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冲宥然凝邈飛龍可躋而乾爻在四帝閭云叫而閭闔未開謳謌再馳是用翹首所以越人固執熏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推踰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卽位無以貴功臣光武不止戈豈謂紹宗廟黃帝遊於襄城尚訪治民之道放勛入於姑

射猶使蹲俎有歸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所應不  
獲已而然伏讀璽書尋諷制旨顧懷物外未奉慈衷陛  
下日角龍顏之姿表於徇齊之日彤雲素氣之瑞基於  
應物之初博覽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晬乎昭章之  
觀忠爲令德孝實動天加以英威茂畧雄圖武算指麾  
則丹浦不戰顧眄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  
而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啓補穹儀以五石萬物  
再生縱陛下拂袵衣而遊廣成登嶢山而去東土羣臣  
安得仰訴兆庶何所歸仁況郊祀配天壘篚禮曠齋宮  
清廟匏竹不陳仰望鑾輿匪朝伊夕瞻言法駕載渴且

飢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彝則舊郊旣復函雒已平高奴  
櫟陽宮館雖毀濁河清渭佳氣猶存臯門有伉甘泉四  
敞土圭測景仙人承露斯蓋九州之赤縣六合之樞機  
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而已列豈得不揚清  
駕而赴名都具玉鑾而遊正寢昔東周旣遷鎬京遂其  
不復長安一亂邾洛未以爲居夏后以萬國朝諸侯文  
王以六州匡天下跡基百里劔杖三尺以殘楚之地抗  
拒九戎一旅之師翦滅三叛坦然大定御輦東歸解五  
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緬求前古其可得歟對揚天  
命何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所奏相國答曰省表復具

一一羣公卿士億兆夷人咸以皇天睠命歸運所屬用  
集寶位于予一人文叔金吾之官事均往願孟德征西  
之位且符前說今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  
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密害  
豫章嗣王棟及其二弟橋樛世祖志也四月乙巳益州  
刺史新除假黃鉞太尉武陵王紀竊位於蜀改號天正  
元年世祖遣兼司空蕭太祠部尚書樂子雲拜謁瑩陵  
脩復社廟丁巳世祖令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雖  
子產獻捷戎服從事亞夫弗拜義止將兵今凶醜殲夷  
逆徒殄潰九有旣截四海又安漢官威儀方陳盛禮衛

多君子寄是式瞻便可解嚴以時宣勒是月以東陽太  
守張彪爲安東將軍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及宗室  
王侯大都督王僧辯等復拜表上尊號世祖猶固讓不  
受庚辰以征南將軍湘州刺史司空南平嗣王恪爲鎮  
東將軍揚州刺史餘如故甲申以尚書令征東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王僧辯爲司徒鎮衛將軍乙酉  
斬賊左僕射王偉尚書呂季畧少卿周石珍舍人嚴實  
於江陵市是日世祖令曰君子赦過著在周經聖人解  
網聞之湯令自獫狁孔熾長虵薦食赤縣阡危黔黎塗  
炭終宵不寐志在雪耻元惡稽誅本屬侯景王偉是其



心膂周石珍負背恩義今並烹諸鼎鑊肆之市朝但比  
屯遭寇擾爲歲已積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勲豪和  
光苟免凡諸惡侶諒非一族今特闡以王澤削以刑書  
自太清六年五月二十日昧爽以前咸使惟新是月魏  
遣太師潘洛辛術等寇秦郡王僧辯遣杜崩帥衆拒之  
以陳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  
是月魏遣使賀平侯景八月蕭紀率巴蜀大衆連舟東  
下遣護軍陸法和屯巴峽以拒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  
魏使徐陵於鄴奉表曰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  
居代惟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爲稱於革鳥至治表於垂

衣而撥亂反正非閒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  
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  
莫不時因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  
華明讓同於旦奭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玉璠珠衡先彰  
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畫斯歸何止堯門之  
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  
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  
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  
自無妄興暴皇祚寢微封豨脩蛇行災中國靈心所宅  
下武其興望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殞慟家寃將報天

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籙滕公擁樹雄氣  
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冠於日月孝義感於冰  
霜如霆如雷如貌如虎前驅効命元惡斯殲旣挂膽於  
西州方燃臍於東市蚩尤三豕寧謂嚴誅王莽千剗非  
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畿  
濟濟還見隆平宗廟悃悃方承多福自氤氳渾沌之世  
驪連栗陸之君封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  
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崑潼  
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  
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

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景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  
萸萸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兔西踰白狼高柳生  
風扶桑盛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質鴻臚荒服來賓遐邇  
同福其文昭武穆跼萼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  
久應旁求掌固諮詢天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宋王啓  
霸非勞陽武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正應揚鑿  
旂以饗帝仰鳳辰以承天歷數在躬疇與爲讓去月二  
十日兼散騎常侍柳暉等至鄴伏承聖旨謙沖爲而弗  
宰或云涇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睠愚謂  
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岳猶

置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據乃建王宮  
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圭旣錫蒼玉無陳乃  
械樸之愆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  
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  
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  
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  
翹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專  
趙請六國以尊秦況臣等顯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  
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等盟漳水加牢貶館隨勢汗隆  
瞻望鄉闕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垂泰一介之

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閒內殿事絕耿弇之恩封奏邊  
城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九月甲  
戌司空鎮東將軍揚州刺史南平王恪薨冬十月乙未  
前梁州刺史蕭循自魏至于江陵以循爲平北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戊申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內琳副將殷  
晏下獄死辛酉以子方畧爲湘州刺史庚戌琳州長史  
陸納及其將潘烏累等舉兵反襲陷湘州是月四方征  
鎮王公卿士復勸世祖卽尊號猶謙讓未許表三上乃  
從之

承聖元年冬十一月丙子世祖卽皇帝位於江陵詔曰

夫樹之以君司牧黔首帝堯之心豈貴黃屋誠弗獲已而臨蒞之朕皇祖太祖文皇帝積德岐梁化行江漢道映在田具瞻斯屬皇考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功格區宇應天從民惟睿作聖太宗簡文皇帝地侔啓誦方符文景羯寇憑凌時難孔棘朕大拯橫流克復宗社羣公卿士百辟庶僚咸以皇靈睠命歸運斯及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久曠粵若前載憲章令範畏天之威算隆寶歷用集神器于予一人昔虞夏商周年無嘉號漢魏晉宋因循以久朕雖云撥亂且非創業思得上繫宗祧下惠億兆可改太清六年爲承聖元年逋租宿責

並許弘貸孝子義孫可悉賜爵長徒鑠士特加原宥禁錮奪勞一皆曠蕩是日世祖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丁丑以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循爲驃騎將軍湘州刺史餘如故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改名元良立皇子方智爲晉安郡王方畧爲始安郡王追尊所生妣阮脩容爲文宣太后是月陸納遣將潘烏累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淶口道貴走零陵十二月壬子陸納分兵襲巴陵湘州刺史蕭循擊破之是月營州刺史李洪雅自零陵率衆出空雲灘將下討納納遣將吳藏等襲破洪雅洪雅退守空雲城

二年春正月乙丑詔王僧辯率衆軍士討陸納戊寅以吏部尚書王褒爲尚書左僕射劉毅爲吏部尚書西魏遣大將尉遲迥襲益州二月庚午詔曰食乃民天農爲治本垂之千載貽諸百王莫不敬授民時躬耕帝籍是以稼穡爲寶周頌嘉其樂章禾麥不成魯史書其方冊奏人有農力之科漢氏開屯田之利頃歲屯否多難薦臻干戈不戢我則未暇廣田之令無聞於郡國載師之職有陋於官方今元惡殄殲海內方一其大庇黔首庶拯橫流一廛曠務勞心日仄一夫廢業烏鹵無遺國富刑清家給民足其力田之身在所蠲免外卽宣勒稱朕

意焉辛未李洪雅以空雲城降賊賊執之而歸初丁道貴走零陵投洪雅洪雅使收餘衆與之俱降洪雅旣降賊賊乃害道貴丙子賊將吳藏等帥兵據車輪庚寅有兩龍見湘州西江夏四月丙申僧辯軍次車輪五月甲子衆軍攻賊大破之乙丑僧辯軍至長沙甲戌尉遲迥進逼巴西潼州刺史楊虔運以城降納迥己丑蕭紀軍至西陵六月乙酉湘州平是月尉遲迥圍益州秋七月辛未巴人苻昇徐子初斬賊城主公孫晃舉城來降紀衆大潰遇兵死乙未王僧辯班師江陵詔諸軍各還所鎮八月戊戌尉遲迥陷益州庚子詔曰夫爰始居毫不

廢先王之都受命于周無改舊邦之頌頃戎旃旣息關  
柝無警去魯興歎有感宵分過沛殞涕實勞夕寐仍以  
瀟湘作亂庸蜀阻兵命將授律指期克定今八表乂清  
四郊無壘宜從青蓋之興言歸白水之鄉江湘委輸方  
船連舳巴峽舟艦精甲百萬先次建業行實京師然後  
六軍過征九旂揚旆拜謁瑩陵脩復宗社主者詳依舊  
典以時宣勒九月庚午司徒王僧辯旋鎮丙子以護軍  
將軍陸法和爲郢州刺史乙酉以晉安王勰智爲江州  
刺史是月魏遣郭元建治舟師於合肥又遣大將邢杲  
遠步六汗薩東方老率衆會之冬十一月辛酉僧辯次

于姑孰卽留鎮焉遣豫州刺史侯瑱據東關壘徵吳興  
太守裴之橫帥衆繼之戊戌以尚書右僕射王褒爲尚  
書左僕射湘東太守張綰爲尚書右僕射十二月宿預  
土民東方光據城歸化魏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三年春正月甲午加南豫州刺史侯瑱征北將軍安東  
開府儀同三司陳霸先帥衆攻廣陵城秦州刺史嚴超  
達自秦郡圍涇州侯瑱張彪出石梁爲其聲援辛丑陳  
霸先遣晉陵太守杜僧明率衆助東方光三月甲辰以  
司徒王僧辯爲太尉車騎將軍丁未魏遣將王球率衆  
七百攻宿預杜僧明逆擊大破之戊申以護軍將軍郢

州刺史陸法和爲司徒夏四月癸酉以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霸先爲司空六月壬午魏復遣將步六汗薩率衆救涇州癸未有黑氣如龍見于殿內秋七月甲辰以都官尚書宗慄爲吏部尚書九月辛卯世祖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尚書左僕射王褒爲執經乙巳魏遣其柱國萬紐于謹率大衆來寇冬十月丙寅魏軍至于襄陽蕭詧率衆會之丁卯停講內外戒嚴輿駕出行都柵是日大風拔木丙子徵王僧辯等軍十一月以領軍胡僧祐都督城東城北諸軍事右僕射張綰爲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南諸軍事直殿省元景亮爲副王

公卿士各有守備丙戌世祖遍行都柵皇太子巡行城樓使居民助運水石諸要害所並增兵備丁卯魏軍至柵下丙申徵廣州刺史王琳入援丁酉大風城內火以胡僧祐爲開府儀同三司雋州刺史裴畿爲領軍將軍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軍次馬頭岸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率兵出戰買臣敗績己酉降左僕射王褒爲護軍將軍辛卯魏軍大攻世祖出枇杷門親臨陣督戰胡僧祐中流矢薨六軍敗績反者斬西門關以納魏師城陷于西魏世祖見執如蕭詧營又遷還城內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辛未西魏害

世祖遂崩焉時年四十七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畧皆見  
 害乃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爲奴婢驅入長安小弱者  
 皆殺之明年四月追尊爲孝元皇帝廟曰世祖世祖聰  
 悟俊朗天才英發年五歲高祖問汝讀何書對曰能誦  
 曲禮高祖曰汝試言之卽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初生  
 患眼高祖自下意治之遂盲一目彌加愍愛旣長好學  
 博綜羣書下筆成章出言爲論才辯敏速冠絕一時高  
 祖嘗問曰孫策昔在江東于時年幾答曰十七高祖曰  
 正是汝年賀革爲府諮議敕革講三禮世祖性不好聲  
 色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

爲布衣之交著述辭章多行於世在尋陽夢人曰天下  
 將亂王必維之又背生黑子巫媪見曰此大貴兆當不  
 可言初賀革西上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以情  
 告之革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至湘東王手脫帽授  
 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革從之及太清之難乃能  
 克復故遐邇樂推遂膺寶命矣所著孝德傳三十卷忠  
 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周  
 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  
 玉韜十卷補闕子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  
 荆南志江州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



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

史臣曰梁季之禍巨寇憑壘世祖時位長連率有全楚之資應身率羣后枕戈先路虛張外援事異勤王在於行師曾非百舍後方殲夷大憝用寧宗社握圖南面光啓中興亦世祖雄才英畧紹茲寶運者也而稟性猜忌不隔疎近御下無術履冰弗懼故鳳闕伺晨之功火無內照之美以世祖之神睿特達留情政道不怵邪說徒蹕金陵左隣彊寇將何以作是以天未悔禍蕩覆斯生悲夫

梁書卷五

梁書五

八月十二日

空一行

梁書卷五考證

文帝紀蠢蠢黎民家有隕山之泣○南本作家隕 缺山 之泣

水若絳河○若南本注缺

是月魏遣太師潘洛辛術等寇秦郡○魏南史作齊

十二月宿預土民東方光據城歸化魏江西州郡皆起

兵應之○南史化作北魏作齊

文集五十卷○臣人龍按南史紀所著書尚有金樓子

十卷此不載

元帝紀云召兵於湘州湘州刺史河東王譽 不遣遣世子

極此四行在奉 卷三十二葉

梁書卷五考證  
方等帥眾討譽戰所敗死方等傳云至麻溪軍敗溺死譽傳云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為譽所敗死疑紀闕誤

梁書卷五考證

一葉

梁書卷六

梁書六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本紀第六

敬帝

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世祖第九子也太清三年封興梁侯承聖元年封晉安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為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十一月江陵陷太尉揚州刺史王僧辯司空南徐州刺史陳霸先定議以帝為太宰承制奉迎還京師四年二月癸丑至自尋陽入居朝堂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將軍都督中

乾隆四年校刊

梁書卷六

本紀

外諸軍事加司空陳霸先班劍三十人以豫州刺史侯  
瑱爲江州刺史儀同三司湘州刺史蕭循爲太尉儀同  
三司廣州刺史蕭勃爲司徒鎮東將軍張彪爲郢州刺  
史三月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  
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與戰敗績之橫死太尉  
王僧辯率衆出屯姑孰四月司徒陸法和以郢州附于  
齊遣江州刺史侯瑱討之七月辛丑王僧辯納貞陽侯  
蕭淵明自采石濟江甲辰入于京師以帝爲皇太子九  
月甲辰司空陳霸先舉義襲殺王僧辯黜蕭淵明丙午  
帝卽皇帝位

紹泰元年冬十月己巳詔曰王室不造嬰罹禍釁西都  
失守朝廷淪覆先帝梓宮播越非所主基傾弛率土罔  
戴朕以荒幼仍屬艱難泣血枕戈志復讐逆大恥未雪  
夙宵鯁憤羣公卿尹勉以大義越登寡闇嗣奉洪業顧  
惟夙心念不至此庶仰憑先靈傍資將相克清元惡謝  
寃陵寢今墜命載新宗祊更祀慶流億兆豈予一人可  
改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大赦天下內外文武賜位一  
等以貞陽侯淵明爲司徒封建安郡公食邑三千戶壬  
子以司空陳霸先爲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  
軍揚南徐二州刺史司空如故震州刺史杜龕舉兵攻

信武將軍陳蒨於長城義興太守韋載據郡以應之癸丑進太尉蕭循爲太保新除司徒建安公淵明爲太傅司徒蕭勃爲太尉以鎮南將軍王琳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尊所生夏貴妃爲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鎮東將軍揚州刺史張彪進號征東大將軍鎮北將軍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進號征北大將軍征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任約進號征南大將軍辛未詔司空陳霸先東討韋載丙子任約徐嗣徽舉兵反乘京師無備竊據石頭丁丑韋載降義興平遣晉陵太守周文育率軍援長城十一月庚辰齊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

劉仕榮淮州刺史柳達摩率衆赴任約入于石頭庚寅司空陳霸先旋于京師十二月庚戌徐嗣徽任約又相率至采石迎齊援丙辰遣猛烈將軍侯安都水軍於江寧邀之賊衆大潰嗣徽約等奔于江西庚申翟子崇等請降竝放還北

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天下其與任約徐嗣徽叶契同謀一無所問追贈簡文皇帝諸子以故永安侯確子後襲封邵陵王奉攜王後癸未鎮東將軍震州刺史杜龕降詔賜死曲赦吳興郡己亥以太保宜豐侯蕭循襲封鄱陽王東揚州刺史張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於

剡巖二月庚戌遣周文育陳蒨襲會稽討彪癸丑彪長  
史謝岐司馬沈泰軍主吳寶真等舉城降彪敗走以中  
衛將軍臨川王大款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中護軍桂  
陽王大成爲護軍將軍丙辰若耶村人斬張彪傳首京  
師曲赦東揚州己未罷震州還復吳興郡癸亥賊徐嗣  
徽任約襲采石戌執戌主明州刺史張懷鈞入于齊甲  
子以東土經杜龕張彪抄暴遣大使巡省三月丙子罷  
東揚州還復會稽郡壬午班下遠近竝雜用古今錢戊  
戌齊遣大將蕭軌出柵口向梁山司空陳霸先軍主黃  
敢逆擊大破之軌退保蕪湖遣周文育侯安都衆軍據

五  
梁山拒之夏四月丁巳司空陳霸先表詣梁山撫巡將  
帥壬午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  
俘獲萬計五月癸未太傅建安公淵明薨庚寅齊軍水  
步入丹陽縣丙申至秣陵故治敕周文育還頓方丘徐  
度頓馬牧杜稜頓大桁癸卯齊軍進據兒塘輿駕出頓  
趙建故籬門內外纂嚴六月甲辰齊潛軍至蔣山龍尾  
斜趨莫府山北至立武廟西北乙卯司空陳霸先授衆  
軍節度與齊軍交戰大破之斬齊北兗州刺史杜方慶  
及徐嗣徽弟嗣宗生擒徐嗣產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  
希光裴英起劉歸義等皆誅之戊午大赦天下軍士身

殞戰場悉遣歛祭其無家屬卽爲瘞埋辛酉解嚴秋七月丙子車騎將軍司空陳霸先進位司徒加中書監餘如故丁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爲司空八月己酉太保鄱陽王循薨九月壬寅改元大赦孝悌力田賜爵一級殊才異行所在奏聞饑難流移勒歸本土進新除司徒陳霸先爲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封義興郡公中權將軍王冲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王通爲尚書右僕射丁巳以郢州刺史徐度爲領軍將軍冬十一月乙卯起雲龍神觀門十二月壬申進太尉鎮南將軍蕭勃爲太保驃騎將軍以新除左衛將軍

歐陽頎爲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壬午平南將軍劉法瑜進號安南將軍甲午以前壽昌令劉叡爲汝陰王前鎮西法曹行參軍蕭統爲巴陵王奉宋齊二代後

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曰夫子降靈體喆經仁緯義允光素王載闡立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禮作樂道冠羣后雖泰山頽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皇圖屯阻祀薦不修奉聖之門肩嗣殲滅敬神之寢簋簋寂寥永言聲烈寔兼欽愴外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聖後并繕廟堂供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舊是日又詔諸州各置中正依舊訪舉

不得輒承單狀序官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詳依品制務使精實其荆雍青兗雖暫爲隔閔衣冠多寓淮海猶宜不廢司存會計罷州尚爲大郡人士殷曠可別置邑居至如分割郡縣新號州牧竝係本邑不勞兼置其選中正每求耆德該悉以他官領之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琳爲司空驃騎大將軍分尋陽太原齊昌高唐新蔡五郡置西江州卽於尋陽仍兗州鎮又詔宗室在朝開國承家者今猶稱世子可悉聽襲本爵以尚書右僕射王通爲尚書左僕射丁巳鎮西將軍益州刺史長沙王韶進號征南將軍二月庚午領軍將軍徐度

入東關太保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遣僞帥歐陽頎傅泰勃從子孜爲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平南將軍侯安都等率衆軍南討戊子徐度至合肥燒齊船三千艘癸巳周文育軍於巴山生獲歐陽頎三月庚子文育前軍丁法洪於蹠口生俘傅泰蕭孜余孝頃軍退走甲辰以新除司空王琳爲湘郢二州刺史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於始興攻殺蕭勃夏四月癸酉赦江廣衡三州并督內爲賊所居逼者竝皆不問己卯鑄四柱錢一准二十齊遣使請和壬辰改四柱錢一准十丙申復閉細錢

蕭勃故主帥前直閣蘭鼓襲殺譚世遠鼓仍爲亡命夏侯明徹所殺勃故記室李寶臧奉懷安侯蕭任據廣州作亂戊戌侯安都進軍余孝頃棄軍走蕭孜請降豫章平五月乙巳平西將軍周文育進號鎮南將軍侯安都進號鎮北將軍竝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丙午以鎮軍將軍徐度爲南豫州刺史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秋八月甲午加丞相陳霸先黃鉞領太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給羽葆鼓吹九月辛丑崇丞相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如璽紱遠遊冠位在王公上加相國綠綬綬置陳國百司冬十月

戊辰進陳公爵爲王增封十郡并前爲二十郡命陳王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旂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虞宮縣王后王子女爵命之典一依舊儀辛未詔曰五運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屬聖賢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區宇大庇黔首闡揚洪烈革晦以明積代同軌百王踵武咸此由則梁德湮微禍難荐發太清云始用困長蛇承聖之年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竊神器三光亟改七廟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墜我皇之祚眇若綴旒靜惟屯剝夕惕載懷相國陳王有縱自天降神惟嶽天地合德晷曜



齊明拯社稷之橫流提億兆之塗炭東誅叛逆北殲獯  
醜威加四海仁漸萬國復張崩樂重紀絕禮儒館聿修  
戎亭虛候雖大功在舜盛績維禹巍巍蕩蕩無得而稱  
來獻白環豈直皇虞之世入貢素雉非止隆周之日故  
効珍川陸表瑞煙雲玉露醴泉旦夕凝涌嘉禾瑞草孳  
植郊甸道昭於悠代勲格於皇穹明明上天光華日月  
革故著於立象代德彰於識圖獄訟有違謳謔爰適天  
之歷數寔有攸在朕雖庸藐聞於古昔永稽崇替爲日  
已久敢忘烈代之至願乎今便遜位別宮敬禪于陳一  
依唐虞宋齊故事陳王踐阼奉帝爲江陰王薨于外邸  
時年十六追諡敬皇帝

史臣曰梁季橫潰喪亂屢臻當此之時天歷去矣敬皇  
高讓將同釋負焉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  
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  
羈之度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冤曰  
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翦離德如振槁  
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畧固無得而稱矣旣懸白旗  
之首方應皇天之睠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  
道革靡靡之商俗大脩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立風闡揚

儒業介胄仁義折衝罇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  
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已來未有若斯之盛  
然不能息末敦本斲彫爲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  
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  
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厠蒼頭之伍高談脫  
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  
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  
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  
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姦佞儲后百辟  
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愈甚見利而動復諫違卜開

門揖盜棄好卽讐釁起蕭墻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  
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  
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爲危旣成而敗  
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  
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剥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  
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聰睿過人神  
彩秀發多聞博達富瞻詞藻然文豔用寡華而不實體  
窮淫麗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  
異乎周誦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搆扇巨猾  
滔天始自牖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

哉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羣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  
磐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  
撫劍嘗膽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及擁衆逡  
巡內懷缺望坐觀時變以爲身幸不急莽卓之誅先行  
昆弟之戮又沉猜忌酷多行無禮騁智辯以飾非肆忿  
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  
言而及菹醢朝之君子相顧慄然自謂安若太山舉無  
遺策怵於邪說卽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  
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  
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

而後寇讐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  
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  
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  
自出政刑不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爲高讓歟

## 紀第六

梁書六

梁書卷六

八月十二日

梁書卷六考證

敬帝紀北至元武廟西北○廟陳書南史俱作湖

甲午以前壽昌令劉叡爲汝陰王○監本脫壽字今從

南史增入

前鎮西法曹行參軍蕭統爲巴陵王○統南史作沆

夏四月癸酉曲赦江廣衡三州并督內爲賊所居逼者

並皆不問○居南史作拘

梁書卷六考證

梁書卷七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一

太祖張皇后 高祖郗皇后 太宗王皇后

高祖丁貴嬪 高祖阮脩容 世祖徐妃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義尚矣哉周禮王者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故昏義云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漢初因秦稱號帝母稱皇太后后稱皇后而加

以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屬至孝武制婕妤之徒凡十四等降及魏晉母后之號皆因漢法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焉高祖撥亂反正深鑒奢逸惡衣菲食務先節儉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嬪嬙之數無所改作太宗世祖出自儲藩而妃竝先殂又不建椒闈今之撰錄正備闕云太祖獻皇后張氏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祖次惠宋濮陽太守后母蕭氏卽文帝從姑后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次生高祖初后嘗於室內忽見庭前菖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不對曰不見后曰嘗聞見者當富貴因

遽取吞之是月產高祖將產之夜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嫜宋泰始七年殂于秣陵縣因夏里舍葬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號爲皇后諡曰獻父穆之字思靜晉司空華六世孫曾祖輿坐華誅徙興古未至召還及過江爲丞相掾太子舍人穆之少方雅有識鑒宋元嘉中爲員外散騎侍郎與吏部尚書江湛太子左率袁淑善淑薦之於始興王濬濬深引納焉穆之鑒其禍萌思違其難言於湛求外出湛將用爲東縣固乞遠郡久之得爲寧遠將軍交阯太守治有異績會刺史死交土

大亂穆之威懷循拊境內以寧宋文帝聞之嘉焉將以爲交州刺史會病卒子弘籍字真藝齊初爲鎮西叅軍卒於官高祖踐阼追贈穆之光祿大夫加金章又詔曰亡舅齊鎮西叅軍素風雅猷夙肩名輩降年不永早世潛輝朕少離苦辛情地彌切雖宅相克成輅車靡贈與言永往觸目慟心可追贈廷尉卿弘籍無子從父弟弘策以第三子纘爲嗣別有傳

高祖德皇后郗氏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國子祭酒領東海王師父熒太子舍人早卒初后母尋陽公主方娠夢當生貴子及生后有赤光照于室內器物盡明家

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采異常將有所妨乃於水濱祓除之后幼而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宋後廢帝將納爲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婚郗氏竝辭以女疾乃止建元末高祖始娉焉生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嬛建武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先之鎮後乃迎后至州未幾永元元年八月殂于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其年歸葬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里山中興二年齊朝進高祖位相國封十郡梁公詔贈后爲梁公妃高祖踐阼追崇爲皇后有司議諡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臣約議曰表號垂名義昭不朽先皇

后應祥月德比載坤靈柔範陰化儀形自遠俛天作合  
義先造舟而神猷夙掩所隔升運宜式遵景行用昭大  
典謹按諡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  
皇后詔從之陵曰脩陵后父燧詔贈金紫光祿大夫燧  
尚宋文帝女尋陽公主齊初降封松滋縣君燧子泛中  
軍臨川王記室叅軍

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太尉南  
昌文憲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  
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  
連長山公主妙碧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

年三月薨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卽位追崇  
爲皇后諡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先是詔曰簡皇  
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爲藏東漢壽陵流水而  
已朕屬值時艱歲饑民弊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敦朴今  
所營莊陵務存約儉又詔金紫光祿大夫蕭子範爲哀  
策文父騫字思寂本名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  
以公子起家員外郎遷太子洗馬襲封南昌縣公出爲  
義興太守還爲驃騎諮議累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性  
疑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  
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永元末遷侍中不拜高祖



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叅軍俄遷侍中領越騎校尉  
高祖受禪詔曰庭堅世祀靡輟於宗周樂毅錫壤乃昭  
於洪漢齊故太尉南昌公含章履道草昧興齊謨明翊  
贊同符在昔雖子房之蔚爲帝師文若之隆比王佐無  
以尚也朕膺歷受圖惟新寶命莘莘玉帛升降有典永  
言前代敬惟徽烈匪直懋勲義兼懷樹可降封南昌縣  
公爲侯食邑千戶騫襲爵遷度支尚書天監四年出爲  
東陽太守尋徙吳郡八年入爲太府卿領後軍將軍遷  
太常卿十一年遷中書令加員外散騎常侍時高祖於  
鍾山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有良田八十餘頃卽

晉丞相王導賜田也高祖遣主書宣旨就騫求市欲以  
施寺騫荅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  
脫畧高祖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  
爲吳興太守在郡卧疾不視事徵還復爲度支尚書加  
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十月卒時  
年四十九詔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安子規襲爵  
別有傳

高祖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世居襄陽貴嬪生于樊  
城有神光之異紫煙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此女當  
大貴高祖臨州丁氏因人以聞貴嬪時年十四高祖納

焉初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治之不滅至是無何忽  
失所在事德皇后小心祇敬嘗於供養經案之側髣髴  
若見神人心獨異之高祖義師起昭明太子始誕育貴  
嬪與太子留在州城京邑平乃還京都天監元年五月  
有司奏爲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爲貴嬪位在三夫人  
上居干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禮母以子貴皇  
儲所生不容無敬宋泰豫元年六月議百官以吏敬敬  
帝所生陳太妃則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臣竊謂母  
以子貴義著春秋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旣  
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但帝王妃嬪義與外隔以

理以例無致敬之道也今皇太子聖睿在躬儲禮夙備  
子貴之道抑有舊章王侯妃主常得通信問者及六宮  
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竝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  
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竝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路  
淑媛貴嬪於宮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議  
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正同謂宮闈施敬宜同吏  
禮詣神虎門奉牋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婦人無閭  
外之事賀及問訊牋什所由官報聞而已夫婦人之道  
義無自專若不仰繫於夫則當俯繫於子榮親之道應  
極其所榮未有子所行而所從不足者也故春秋凡王

命爲夫人則禮秩與子等列國雖異於儲貳而從尊之義不殊前代依准布在舊事貴嬪載誕元良克固大業禮同儲君實惟舊典尋前代始置貴嬪位次皇后爵無所視其次職者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此貴嬪之禮已高朝列況母儀春宮義絕常筭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以婦踰姑彌乖從序謂貴嬪典章太子不異於是貴嬪備典章禮數同于太子言則稱令貴嬪性仁恕及居宮內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爲親戚私謁及高祖弘佛教貴嬪奉而行之屏絕滋腴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高祖所

立經義皆得其指歸尤精淨名經所受供賜悉以克法事普通七年十月庚辰薨殯于東宮臨雲殿年四十二詔吏部郎張纘爲哀策文曰敢塗旣啓桂樽虛凝龍帷已薦象服將升皇帝傷璧臺之永閔悼曾城之不踐罷鄉歌乎燕樂廢徹齊於祀典風有采蘩化行南國爰命史臣俾流嬪德其辭曰軒緯之精江漢之英歸于君袂生此離明誕自厥初時維載育樞電繞郊神光照屋爰及待年含章早穆聲被洽陽譽宣中谷龍德在田聿恭茲祀陰化代終王風攸始動容諮式出言顧史宜其家人刑于國紀膺斯眷命從此宅心狄綴采珩珮動雅音

日中思戒月滿懷箴如何不跼天高照臨玄統莫脩禕  
章早缺成物誰能芳猷有烈素魄貞明紫宮炤晰逮下  
靡傷思賢罔蔽躬儉則節昭事惟虔金玉無玩筐筥不  
捐祥流德化慶表親賢甄昌軼啓孕魯陶燕方論婦教  
明章闔席玄池早扃湘沅已窆展衣委華朱幘寢迹慕  
結儲闈哀深蕃辟嗚呼哀哉令龜兆良葆引遷祖具僚  
次列承華接武日杳杳以霾春風淒淒而結緒去曾掖  
以依遲飾新宮而延佇嗚呼哀哉啓丹旗之星旆振容  
車之黼裳擬靈金而鬱楚泛悽管而凝傷遺備物乎營  
寢掩重闈於室皇椒風暖兮猶昔蘭殿幽而不陽嗚呼

哀哉側闈高義彤管有懌道變虞風功參唐跡婉如之  
人休光赤舄施諸天地而無朝夕嗚呼哀哉有司奏諡  
曰穆太宗卽位追崇曰穆太后太后父仲遷天監初官  
至兗州刺史

高祖阮脩容諱令羸本姓石會稽餘姚人也齊始安王  
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高祖納爲綵女  
天監六年八月生世祖尋拜爲脩容常隨世祖出蕃大  
同六年六月薨于江州內寢時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  
歸葬江寧縣通望山諡曰宣世祖卽位有司奏追崇爲  
文宣太后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靈寶散

梁書卷七  
列傳  
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武康縣侯邑五百戶母陳氏武康侯夫人

世祖徐妃諱昭佩東海郟人也祖孝嗣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緄侍中信武將軍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太清三年五月被譴死葬江陵瓦官寺

史臣曰后妃道贊皇風化行天下蓋取葛覃關雎之義焉至於穆貴嬪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德懋六宮美矣世祖徐妃之無行自致殲滅宜哉

梁書卷七

梁書卷七考證

太祖獻皇后張氏傳宋泰始七年殂于秣陵縣同夏里舍○同閣本作因

從父弟弘策○從字下監本脫父字今從閣本

高祖丁貴嬪傳旣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儲監本作儀今從閣本

梁書卷七考證

梁書卷八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懷太子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初高祖未有男義師起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高祖既受禪有司奏立儲副高祖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闕未之許也羣臣固請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時太子年幼依舊居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太子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

能諷誦五年五月庚戌始出居東宮太子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綵纓至是加金博山太子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竝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竝

有新意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竝依常儀太子意以爲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鏡歌輟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竝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劉僕射議云傍絕之義

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常經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知舉樂爲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爲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饒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射之議卽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

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解宜終服月於是令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卽彊進飲食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高祖又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爲汝如此胷中亦圯塞成疾故應強加餽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勅勸逼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



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高祖  
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  
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卽就辯析示其  
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  
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  
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確古今閒則繼  
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  
竝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  
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  
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招隱詩

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  
不畜聲樂少時勅賜大樂女妓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  
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  
食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  
離道路密加振賜又出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  
貧凍若死亡無可以斂者爲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  
役勤苦輒歛容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興郡屢  
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  
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  
民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發王弁等上東三郡民

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略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卽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疆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民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不聖

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啓高祖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寢疾恐貽高祖憂敕叅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高祖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歛以衮冕諡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冊文曰蜃輅俄軒龍驂跼步羽翮前驅雲旂北御皇帝哀繼明之寢耀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

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旒永傳  
徽於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旣稱上嗣且曰  
元良儀天比峻儷景騰光奉祀延福守器傳芳睿哲膺  
期旦暮斯在外弘莊肅內含和愷識洞機深量苞瀛海  
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  
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三善遞宣萬國同慶軒緯  
掩精陰羲弛極纏哀在疚殷憂銜恤孺泣無時蔬餽不  
溢禫遵踰月哀號未畢實惟監撫亦嗣郊禋問安肅肅  
視膳恂恂金華玉璫玄駟班輪隆家幹國主祭安民光  
奉成務萬機是理矜慎庶獄勤恤關市誠存隱惻容無

愠喜殷勤博施綢繆恩紀爰初敬業離經斷句奠爵崇  
師卑躬待傅寧資導習匪勞審諭博約是司時敏斯務  
辯究空微思探幾蹟馳神圖緯研精爰畫沉吟典禮優  
遊方冊饜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畧包舉藝文遍該  
緬素殫極丘墳勝帙克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  
芬吟詠性靈豈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點竄  
筆不停紙壯思泉流清章雲委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  
窮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囿四友推德七子  
慙秀望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乘同舟連輿接席摛文揆  
藻飛觴汎醪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徽風遐被盛業日新

仁器非重德輜易遵澤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  
下歸仁雲物告徵祲沴寒象星霾恒耀山頽朽壤靈儀  
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蔭諮承安仰嗚呼哀哉皇情悼  
愍切心纏痛肩嗣長號跣萼增慟慕結親遊悲動氓衆  
憂若殄邦懼同折棟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  
衛徒警菁華委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饜饜孤燈  
翳翳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啓玄宮獻  
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滏賓從無聲今歸郊郭  
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轡青門而徐轉指  
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脩阪之威夷遡平原之

悠緬驥蹠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泣嗚呼哀哉混哀音  
於簫籟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  
旣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  
於容質嗚呼哀哉卽玄宮之冥漠安神寢之清閔傳聲  
華於懋典觀德業於徽諡懸忠貞於日月播鴻名於天  
地惟小臣之紀言實含毫而無媿嗚呼哀哉太子仁德  
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  
方氓庶及疆徼之民間喪皆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  
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  
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普通四年五月丁酉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食邑二千戶尋爲侍中中衛將軍給鼓吹一部大同四年授使持節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中軍大將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京邑敕太子爲臺內大都督三年五月太宗卽位六月癸酉立爲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賊景廢太宗將害太子時賊黨稱景命召太子太子方講老子將欲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欲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

寬和兼神用端凝在于賊手每不屈意初侯景西上攜太子同行及其敗歸部伍不復整肅太子所乘船居後不及賊衆左右心腹竝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逃匿乃是叛父非謂避賊便涕泗嗚咽令卽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常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諡哀太子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初封南安縣侯隨世祖在荆鎮太清初爲使持節督湘郢桂寧成合羅七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尋徵爲侍中中衛將軍給鼓吹一部世祖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

梁書卷八  
年十一月丙子立爲皇太子及西魏師陷荆城太子與世祖同爲魏人所害太子聰穎頗有世祖風而凶暴猜忌敬帝承制追諡愍懷太子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孟軻有言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若乃布衣韋帶之士在於畎畝之中終日爲之其利亦已博矣況乎處重明之位居正體之尊克念無怠烝烝以孝大舜之德其何遠之有哉

梁書卷八

梁書卷八考證

昭明太子傳爲文章英華二十卷○監本脫文章二字又二十卷上衍集字今從南本

梁書卷八考證

梁書卷九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

王茂 曹景宗 柳慶遠

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爲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勲至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駿畧究其大旨性沉隱不妄交遊身長八尺潔白美容觀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爲

公輔之器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歷後行軍參軍司空  
騎兵太尉中兵參軍魏將李烏奴寇漢中茂受詔西討  
魏軍退還爲鎮南司馬帶臨湘令入爲越騎校尉魏寇  
兗州茂時以寧朔將軍長史鎮援北境入爲前軍將軍  
江夏王司馬又遷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建武初魏圍司  
州茂以郢州之師救焉高祖率衆先登賢首山魏將王  
肅劉昶來戰茂從高祖拒之大破肅等魏軍退茂還郢  
仍遷輔國長史襄陽太守高祖義師起茂私與張弘策  
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爲不然語在高祖紀高祖發雍  
部每遣茂爲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衿吳

子陽等斬馘萬計還獻捷于漢川郢魯旣平從高祖東  
下復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  
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大破之  
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算長驅  
至宣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俄遷侍中領軍  
將軍羣盜之燒神虎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爲  
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  
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邑二千三  
百戶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叛茂出爲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



一部南討伯之伯之奔於魏時九江新離軍寇民思反業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侵漢中茂受詔西討魏乃班師六年遷尙書右僕射常侍如故固辭不拜改授侍中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七年拜車騎將軍太子詹事如故八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時天下無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頗快快侍宴醉後每見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責也十一年進位司空侍中尹如故茂辭京尹改領中權將軍茂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爲吏民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爲

衆所瞻望明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視事三年薨于州時年六十高祖甚悼惜之賻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詔曰旌德紀勲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識度淹廣器宇凝正爰初草昧盡誠宣力綢繆休戚契濶屯夷方賴謀猷永隆朝寄奄至薨殞朕用慟于厥心宜增禮數式昭盛烈可贈侍中太尉加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初茂以元勳高祖賜以鍾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鍾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旣成

列鍾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旣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日卒子貞秀嗣以居喪無禮爲有司奏徙越州後有詔留廣州乃潛結仁威府中兵參軍杜景欲襲州城長史蕭昂討之景魏降人與貞秀同戮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爲宋將位至征虜將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麀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

之景宗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因是以膽勇知名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辟西曹不就宋元徽中隨父出京師爲奉朝請員外遷尙書左民郎尋以父憂去職還鄉里服闋刺史蕭赤斧板爲冠軍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時建元初蠻寇羣動景宗東西討擊多所擒破齊鄱陽王鏘爲雍州復以爲征虜中兵參軍帶馮翊太守督峴南諸軍事除屯騎校尉少守督峴南與州里張道門厚善道門齊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人舩

到武陵收其屍骸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寇赭陽景宗爲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獲以勲除遊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衆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主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高祖臨其宅時天下方亂高祖亦厚加意焉永元初表爲冠軍將軍竟陵太守及義師起景宗聚衆遣親人杜思冲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卽帝位然後出師爲萬全計高祖不

從語在高祖紀高祖至竟陵以景宗與冠軍將軍王茂濟江圍郢城自二月至于七月城乃降復帥衆前驅至南州領馬步軍取建康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是日選精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因鼓噪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裁接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因鼓而前徑至阜茨橋築壘景宗又與王茂呂僧珍犄角破王珍國於大航茂衝其中堅應時而陷景宗縱兵乘之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畧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高祖入頓新

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復與衆軍長圍六門城平拜散  
騎常侍右衛將軍封湘西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仍遷  
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天監元  
年進號平西將軍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  
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  
而部曲殘橫民頗厭之二年十月魏寇司州圍刺史蔡  
道恭時魏攻日苦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耀  
軍遊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奏高祖  
以功臣寢而不治徵爲護軍旣至復拜散騎常侍右衛  
將軍五年魏托跋英寇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

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預焉而受景  
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  
求先據邵陽洲尾高祖不聽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  
進值暴風卒起頗有滄溺復還守先頓高祖聞之曰此  
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  
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衆軍同進始大捷矣及韋叡至與  
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去魏城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  
殺傷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軍  
儀甚盛魏人望之奪氣魏大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  
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畧景宗乃

募勇敢士千餘人徑渡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焉大眼時遣抄掠輒反爲趙草所獲先是高祖詔景宗等逆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因使衆軍皆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躡

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浴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枕藉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軍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高祖詔還本軍景宗振旅凱入增封四百并前爲二千戶進爵爲公詔拜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景宗爲人自恃尙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雖公卿無所推揖惟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讌御筵亦曲躬謙遜高祖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

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麀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野序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乃止高祖數讌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爲

笑樂七年遷侍中中衛將軍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時年五十二詔賻錢二十萬布三百匹追贈征北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壯子皎嗣

柳慶遠字文和河東解人也伯父元景宋太尉慶遠起家郢州主簿齊初爲尙書都官郎大司馬中兵參軍建武將軍魏興太守郡遭暴水流漂居民吏請徙民杞城慶遠曰天降雨水豈城之所知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斯亦何慮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過百姓服之入爲長水校尉出爲平北錄事參軍襄陽令高祖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暉求州綱暉舉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

問未知者耳因辟別駕從事史齊方多難慶遠謂所親  
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必起庇民定霸其吾君乎因盡  
誠協贊及義兵起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中興元年西  
臺選爲黃門郎遷冠軍將軍征東長史從軍東下身先  
士卒高祖行營壘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  
吾又何憂建康城平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帶淮陵齊  
昌二郡太守城內嘗夜失火禁中驚懼高祖時居宮中  
悉歛諸鑰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  
霸府建以爲太尉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遷散騎常侍右  
衛將軍加征虜將軍封重安侯食邑千戶母憂去職以

本官起之固辭不拜天監二年遷中領軍改封雲杜侯  
四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征虜  
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高祖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  
還鄉朕無西顧之憂矣七年徵爲護軍將軍領太子庶  
子未赴職仍遷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右驍騎將  
軍至京都值魏宿預城請降受詔爲援於是假節守淮  
陰魏軍退八年還京師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雍州大  
中正十年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并鼓吹一部十二年  
遷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厲  
清節士庶懷之明年春卒時年五十七詔曰念往篤終

前王令則式隆寵數列代恒規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  
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  
蠻校尉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侯柳慶遠器識淹曠思  
懷通雅爰初草昧預屬經綸遠自升平契闊禁旅重牧  
西藩方弘治道奄至殞喪傷慟于懷宜追榮命以彰茂  
勲可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鼓吹侯如故諡  
曰忠惠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及喪還京師高祖出臨  
哭子津嗣初慶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吾  
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  
與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慶遠雖世爲將家  
然未顯奇節梁興因日月末光以成所志配迹方邵勒  
勲鍾鼎偉哉昔漢光武全愛功臣不過朝請特進寇鄧  
耿賈咸不盡其器力茂等迭據方岳位終上將君臣之  
際邁於前代矣



梁書卷九

梁書卷九考證

曹景宗傳澤中逐疊度年衆騎起度度馬相亂。每衆  
騎起度各本作無還騎起度說

梁書卷九考證

梁書卷十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四

蕭穎達 夏侯詳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蕭穎達蘭陵蘭陵人齊光祿大夫赤斧第五子也少好勇使氣起家冠軍兄穎胄齊建武末亦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會東昏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道過荊州密敕穎胄襲雍州時高祖已爲備矣仍遣穎胄親人王天虎以書疑之山陽

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塘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達曰善及天明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以示山陽山陽大喜徑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待於門山陽車踰限而門闔因執斬之傳首高祖且以

奉南康王之議來告高祖許焉和帝卽位以穎胄爲假節侍中尙書令領吏部尙書都督行留諸軍事鎮軍將軍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高祖高祖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郢城陷之隨高祖平江州高祖進江州使與曹景宗先率馬步進趨江寧破東昏將李居士又下東城初義師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議之於硤口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穎胄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江郢圖建康穎胄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瓚等憂愧

不樂發疾數日而卒州中秘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及瓚等聞建康將平衆懼而潰乃始發喪和帝贈穎胄丞相義師初穎達弟穎孚自京師出亡廬陵人循景智潛引與南歸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爲起兵得數百人屯西昌藥山湖穎達聞之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冠軍將軍廬陵內史穎孚率靈祐等進據西昌東昏遣安西太守劉希祖自南江入湖拒之穎孚不能自立以其兵由建安復奔長沙希祖追之穎孚緣山踰嶂僅而獲免在道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城平高祖以穎達爲前將軍丹陽尹上受禪詔

曰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尙書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寓深邵清猷盛業問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闊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大改物光宅區宇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封巴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本官如故贈穎孚右衛將軍加穎達散騎常侍以公事免及大論功賞封穎達吳昌縣侯邑千五百戶尋爲侍中改封作唐侯縣邑如故遷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御史中丞任昉奏曰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尙可以激貪厲俗惇此薄夫况乎伐冰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

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達啓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到臺辨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啓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仍啓乞接代僧琰卽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五十萬知其列狀則與風聞符同穎達卽主臣謹案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臣穎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殮之資不俟潛有之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茲準繩斯在陛下弘惜勲良每爲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以

侯還第有詔原之轉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復爲侍中衛尉卿出爲信威將軍豫章內史加秩中二千石治任威猛郡人畏之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頃之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右驍騎將軍旣處優閑尤恣聲色飲酒過度頗以此傷生九年遷信威將軍右衛將軍是歲卒年三十四車駕臨哭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諡曰康子敏嗣穎胄子靡襲巴東公位至中書郎早卒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

年廬于墓嘗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服闋  
刺史殷琰召補主簿宋太始初琰舉豫州叛宋明帝遣  
輔國將軍劉劭討之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請救於魏  
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歸身朝  
廷何可屈身北面異域且今魏氏之卒近在淮次一軍  
未測去就懼有異圖今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  
免罪而已若謂不然請克一介琰許之詳見劭曰將軍  
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內愚徒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  
欲投魏僕所以踰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  
恩垂霈然之惠解圍退舍則皆相率而至矣劭許之詳

曰審爾當如君言而詳請反命劭遣到城下詳呼城中  
人語以劭辭卽日琰及衆俱出一州以全劭爲刺史又  
補主簿頃之爲新汲令治有異績刺史段佛榮班下境  
內爲屬城表轉治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  
稱之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招令出都將大  
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末畧不酬  
帝以問叔業叔業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由此  
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頃之建安戍爲魏所  
圍仍以詳爲建安戍主帶邊城新蔡二郡太守并督光  
成弋陽汝鄧五郡衆赴之詳至建安魏軍引退先是魏

又於淮上置荆亭戍常爲寇掠累攻不能禦詳率銳卒  
攻之賊衆大潰皆棄城奔走建武末徵爲游擊將軍出  
爲南中郎司馬南新蔡太守齊南康王爲荊州遷西中  
郎司馬新興太守便道先到江陽時始安王遙光稱兵  
京邑南康王長史蕭穎胄竝未至中兵參軍劉山陽先  
在州山陽副潘紹欲謀作亂詳僞呼紹議事卽於城門  
斬之州府乃安遷司州刺史辭不之職高祖義兵起詳  
與穎胄同創大舉西臺建以詳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  
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及高祖圍郢城  
未下穎胄遣衛尉席闡文如高祖軍詳獻議曰窮壁易

守攻取勢難頓甲堅城兵家所忌誠宜大弘經畧詢納  
羣言軍主以下至于匹夫皆令獻其所見盡其所懷擇  
善而從選能而用不以人廢言不以多罔寡又須量我  
衆力度賊樵糧窺彼人情權其形勢若使賊人衆而食  
少故宜計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故宜悉衆而攻之若  
使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使彼智  
者不用愚者懷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業也若三事未  
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若德之所感萬里同  
符仁之所懷遠邇歸義金帛素積糧運又充乃可以列  
圍寬守引以歲月此王翦之所以剋楚也若圍之不卒

降攻之未可下間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天下非一家  
人情難可豫此則宜更思變計矣變計之道實資英斷  
此之深要難以紙宣輒布言於席衛尉特願垂採高祖  
嘉納焉頃之穎胄卒時高祖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  
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和帝加詳禁兵出入殿省固辭  
不受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使持節撫軍將軍荊州  
刺史詳又固讓于憺天監元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論  
功封寧都縣侯邑二千戶詳累辭讓至於懇切乃更授  
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  
邑如故二年抗表致仕詔解侍中進特進三年遷使持

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  
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老相傳云刺史登  
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  
屬以表損挹之志六年徵爲侍中右光祿大夫給親信  
二十人未至授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侍中如故  
道病卒時年七十四上爲素服舉哀贈右光祿先是荆  
府城局參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  
鉤隱起雕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旣公且侯士瞻  
詳兄女婿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暮歲而貴矣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郡宋益州刺史道恭



少寬厚有大量齊文帝爲雍州召補主簿仍除員外散騎常侍後累有戰功遷越騎校尉後軍將軍建武末出爲輔國司馬汝南令齊南康王爲荊州薦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義兵起蕭穎胄以道恭舊將素著威畧專相委任遷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仍轉司馬中興元年和帝卽位遷右衛將軍巴西太守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以道恭持節督西討諸軍事次土臺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出其後一戰大破之休烈等降于軍門以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出爲使持節右將軍司州刺史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邑七百戶

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魏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輒於塹內列艨衝鬪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狹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槩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魏人登城者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

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勰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  
卽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  
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  
郢州刺史曹景宗率衆赴援景宗到鑿峴頓兵不前至  
八月城內糧盡乃陷詔曰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平北  
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開國伯道恭器幹詳審才志通  
烈王業肇構致力陝西受任邊垂効彰所莅寇賊憑陵  
竭誠守禦奇謀間出捷書日至不幸抱疾奄至殞喪遺  
畧所固得移氣朔自非徇國忘已忠果竝至何能身沒  
守存窮而後屈言念傷悼特兼常懷追榮加等抑有恒

數可贈鎮西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伯如故并尋購喪  
櫬隨宜資給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  
襄陽子澹嗣卒於河東太守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宋泰始初爲豫  
州刺史殷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劭討琰仲懷力戰死  
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屍號哭氣絕  
良久劭命還仲懷首公則殮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  
著名歷官員外散騎侍郎梁州刺史范栢年板爲宋熙  
太守領白馬戍主氏賊李烏奴作亂攻白馬公則固守  
經時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更厚待焉

要與同事公則僞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梁州刺史  
王玄邈以事表聞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  
清潔自守永明中爲鎮北長流參軍遷扶風太守母憂  
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  
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率師進討事平遷武  
寧太守在郡七年資無擔石百姓便之入爲前軍將軍  
南康王爲荊州復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軍將軍蕭穎  
胄協同義舉以公則爲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  
中兵如故率衆東下時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  
知所附公則軍及巴陵仍回師南討軍次白沙寶積懼

釋甲以俟焉公則到撫納之湘境遂定和帝卽位授持  
節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高祖勒衆軍次于沔口  
曾山城主孫樂祖郢州刺史張沖各據城未下公則率  
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荊州諸軍受公則節度雖蕭穎  
達宗室之貴亦隸焉累進征虜將軍左衛將軍持節刺  
史如故郢城平高祖命衆軍卽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  
徑掩柴桑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  
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  
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  
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

日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  
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  
多湘溪人性怯懦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輒先犯  
公則壘公則獎勵軍士剋獲更多及平城內出者或被  
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  
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還鎮南  
蕃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  
諸屯聚竝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邑  
一千五百戶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歛  
頃之戶口克復爲政雖無威嚴然保己廉慎爲吏民所

悅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  
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乘  
二舸便發費送一無所取仍遷衛尉卿加散騎常侍時  
朝廷始議北伐以公則威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  
洛口公則受命邁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  
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  
人見知重矣雖臨途疾苦豈可僂俛辭事馬革還葬此  
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  
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卽斬石  
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乃反疾卒于師時年六十

一高祖深痛惜之卽日舉哀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  
諡曰烈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兒子過於其  
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  
此稱之子髡嗣有罪國除高祖以公則勲臣特詔聽庶  
長子髡嗣髡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膂力過人性  
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起家州辟議曹從事史  
轉奉朝請雍州刺史蕭緬板爲槐里令遷弘農太守平  
西軍事時西陽馬榮率衆緣江寇抄商旅斷絕刺史蕭  
遙欣使元起率衆討平之遷武寧太守永元末魏軍逼

義陽元起自郡援焉蠻帥田孔明附于魏自號郢州刺  
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  
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散走仍戍三關郢州刺史  
張冲督河北軍事元起累與冲書求旋軍冲報書曰足  
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  
荆棘生焉乃表元起爲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  
捷勇冠當時敢死之士樂爲用命者萬有餘人義師起  
蕭穎胄與書招之張冲待元起素厚衆皆懼冲及書至  
元起部曲多勸其還郢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  
戮宰臣羣小用命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

不剋且我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  
幸免不孝之罪卽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爲西中郎中兵  
參軍加冠軍將軍率衆與高祖會于夏口高祖命王茂  
曹景宗及元起等圍城結壘九里張沖屢戰輒大敗乃  
嬰城固守和帝卽位授假節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  
州刺史遷給事黃門侍郎移鎮南堂西渚中興元年七  
月郢城降以本號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先定尋陽及  
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  
合長圍身當鋒鏑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  
當陽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又進號左將軍刺史如故始

述職焉初義師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  
起將至遂發兵拒守語在季連傳元起至巴西巴西太  
守朱士畧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出投元起  
皆稱起義應朝廷師人新故三萬餘元起在道久軍糧  
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部籍  
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  
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  
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膺  
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  
率富民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先遣將王元宗等

破季連將李奉伯於新巴齊晚盛於赤水衆進屯西平  
季連始嬰城自守晚盛又破元起將魯方達於斛石士  
卒死者千餘人師衆咸懼元起乃自率兵稍進至蔣橋  
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季連復遣奉伯晚盛二千  
人間道襲郫陷之軍備盡沒元起遣魯方達之衆救之  
敗而反遂不能剋元起捨郫逕圍州城柵其三面而塹  
焉元起出巡視圍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  
下輿持楯叱之衆辟易不敢進時益部兵亂日久民廢  
耕農內外苦饑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  
高祖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卽日開城納元起元起

送季連于京師城開郫乃降斬奉伯晚盛高祖論平蜀  
勲復元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戶并前二千戶元起  
以鄉人庾黔婁爲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  
客蔣光濟竝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  
謀竝勸爲善政元起之剋季連也城內財寶無所私勤  
恤民事口不論財色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  
之蜀士翕然稱之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黔婁志  
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  
之元起由此疎黔婁光濟而治迹稍損在州二年以母  
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淵藻

代之是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白馬  
戍主尹天寶馳使報蜀魏將王景胤孔陵寇東西晉壽  
竝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  
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  
忽便救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  
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攻陷兩晉壽淵藻將至元  
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畧無遺者淵藻入城甚怨望因  
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時年四十八  
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乃更封松滋縣侯邑千  
戶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華

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旣至京師華在城內甚懼及  
城平元起先遣迎華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  
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  
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對曰二十斛元起悉  
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  
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  
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元  
起之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  
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陳吏部尙書姚察曰永元之末荊州方未有豐蕭穎胄



悉全楚之兵首應義舉豈天之所啓人慧之謀不然何其響附之決也穎達叔姪慶流後嗣夏侯楊鄧咸享隆名盛矣詳之謹厚楊蔡廉節君子有取焉

梁書卷十

梁書卷十考證

蕭穎達傳高祖進江州○江一本作漂

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硤石○漾一本作議

梁書卷十考證

梁書卷十一

梁書十一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五

○○○ 張弘策 庾 域 鄭紹叔 呂僧珍

庾域在張弘策  
下鄭紹叔呂僧  
珍各占一行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為進粥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起家齊邵陵王國常侍遷奉朝請西中郎江夏王行參軍弘策與高祖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高祖遊處每入室

常覺有雲煙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敬高祖建武末  
弘策從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因問高  
祖曰緯象云何國家故當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弘策  
因曰請言其兆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  
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帝今久疾多異議萬一  
伺釁稽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  
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  
有英雄興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爲已富貴爲在草茅高  
祖笑曰光武有二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  
意也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身欲效鄧晨乎是冬魏軍

寇新野高祖將兵爲援且受密旨仍代曹處爲雍州弘  
策聞之心喜謂高祖日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  
且勿多言弘策從高祖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  
辛苦五年秋明帝崩遺詔以高祖爲雍州刺史乃表弘  
策爲錄事參軍帶襄陽令高祖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  
心密爲儲備謀猷所及惟弘策而已時長沙宣武王罷  
益州還仍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高祖使弘策到郢  
陳計於宣武王語在高祖紀弘策因說王曰昔周室旣  
衰諸侯力爭齊桓蓋中人耳遂能一匡九合民到于今  
稱之齊德告微四海方亂蒼生之命會應有主以郢州

居中流之要雍部有戎馬之饒卿兄弟英武當今無敵  
 虎據兩州參分天下糾合義兵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  
 易於反掌如此則桓文之業可成不世之功可建無為  
 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王頗不  
 懌而無以拒也義師將起高祖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宅  
 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為輔國將軍軍主領萬人督後  
 部軍事西臺建為步兵校尉遷車騎諮議參軍及郢城  
 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高祖以為宜乘  
 勢長驅直指京邑以計語弘策弘策與高祖意合又訪  
 寧遠將軍庾域域又同乃命眾軍即日入道緣江至建

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之頓處所弘策遂為圖測皆  
 在目中義師至新林王茂曹景宗等於大航方戰高祖  
 遣弘策持節勞勉眾咸奮厲是日仍破朱雀軍高祖入  
 頓石頭城弘策屯門禁衛引接士類多全免城平高祖  
 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入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  
 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  
 監初加散騎常侍洮陽縣侯邑二千二百戶弘策盡忠  
 奉上知無不為交遊故舊隨才薦拔搢紳皆趨焉時東  
 昏餘黨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  
 入南北掖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

殿內以宿衛兵拒破之盜分入衛尉府弘策方救火盜  
潛後害之時年四十七高祖深慟惜焉給第一區衣一  
襲錢十萬布百匹蠟二百斤詔曰亡從舅衛尉慮發所  
忽殞身祆豎其情理清貞器識淹濟自藩升朝契濶夷  
阻加外氏凋衰饗嘗屢絕興感涓陽情寄斯在方賴忠  
勲翼宣寡薄報効無徵永言增慟可贈散騎常侍車騎  
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愍弘策爲人寬厚通率篤舊故  
及居隆重不以貴勢自高故人賓客禮接如布衣時祿  
賜皆散之親友及其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別有傳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長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錄事參

五

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  
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  
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遷南中郎記室參軍永  
元末高祖起兵遣書招域西臺建以爲寧朔將軍領行  
選從高祖東下師次陽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爽銜命  
勞軍域乃諷爽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夫反西  
臺卽授高祖黃鉞蕭穎胄旣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  
高祖應致踐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  
高祖意合卽命衆軍便下每獻謀畫多被納用霸府初  
開以爲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

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舉州叛降魏魏騎將襲巴西西域固守百餘日城中糧盡將士皆齧草食土死者大半無有離心魏軍退詔增封二百戶進爵爲伯六年卒於郡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少孤貧年二十餘爲安豐令居縣有能名本州召補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以弟湛誅臺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高祖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

厚自結附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高祖謂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紹叔曰委質有在義無二心高祖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怒將囚之救解得免及高祖爲雍州刺史紹叔問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旣害朝宰頗疑高祖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旣至高祖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戰馬

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眾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義師起為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都督江湘二州糧運事無闕乏天監初入為衛尉卿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為高祖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其不善則曰臣慮出淺短以為其事當如是始以此誤朝廷臣之罪深矣高祖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高祖常使人節其哭頃之起為冠軍將軍右軍司馬封營道縣侯邑千戶俄復為衛尉卿加冠軍

將軍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邑如故初紹叔少失父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祿賜所得及四方貢遺悉歸之兄室三年魏軍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眾軍鎮東關事平復為衛尉既而義陽為魏所陷司州移鎮關南四年以紹叔為使持節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紹叔創立城隍繕修兵器廣田積穀招納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亦以此歸之六年徵為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領司豫二州大中正紹叔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醫藥一日數至七年卒於府舍時年四

十五高祖將臨其殯紹叔宅巷狹陋不容輿駕乃止詔曰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東興縣開國侯紹叔立身清正奉上忠恪契濶藩朝情績顯著爰及義始寔立茂勲作牧疆境効彰所莅方申任寄協贊心膂奄至殞喪傷痛于懷宜加優典隆茲寵命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給諡曰忠紹叔卒後高祖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則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其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也世居廣陵起自寒賤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年二十餘依宋丹陽尹劉秉秉誅後事太祖文皇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褻狎曹輩皆敬之太祖爲豫州刺史以爲典籤帶蒙令居官稱職太祖遷領軍補主簿妖賊唐瑀寇東陽太祖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太祖益以此知之爲丹陽尹復命爲郡督郵齊隨王子隆出爲荊州刺史齊武以僧珍爲子隆防閣從之鎮永明



九年雍州刺史王奐反敕遣僧珍隸平北將軍曹武西  
爲典籤帶新城令魏軍寇沔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見  
異之因屏人呼上座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減努力  
爲之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五道竝進高祖率師援義  
陽僧珍從在軍中長沙宣武王時爲梁州刺史魏圍守  
連月間諜所在不通義陽與雍州路斷高祖欲遣使至  
襄陽求梁州問衆皆憚莫敢行僧珍固請克使卽日單  
舸上道旣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高祖  
甚嘉之事寧補羽林監東昏卽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  
欲與共事僧珍揣不久安竟弗往時高祖已臨雍州僧

珍固求西歸得補印令旣至高祖命爲中兵參軍委以  
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高祖頗招武猛士庶  
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  
以爲止舍多伐林竹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不之  
用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義兵起高祖夜召  
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旦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竹  
裝爲艘艦葺之以茅竝立辦衆軍將發諸將果爭櫓僧  
珍乃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高祖以僧珍  
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卧內宣通意旨師及郢城  
僧珍率所領頓偃月壘俄又進據騎城郢州平高祖進

僧珍爲前鋒大將軍大軍次江寧高祖令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與衆來戰僧珍等要擊大破之乃與茂進軍於白板橋築壘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猶守白板李居士密覘知衆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旣不敵不可與戰亦勿遙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隅者復踰城而下內外齊擊居士應時奔散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僧珍又進據越城東昏大將王珍國列車爲營背淮而陣王茂等衆軍擊之僧珍縱火車焚其營卽日

瓦解建康城平高祖命僧珍率所領先入清宮與張弘策封檢府庫卽日以本官帶南彭城太守遷給事黃門侍郎領虎賁中郎將高祖受禪以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尋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頃之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自是軍機多事僧珍晝直中書省夜還秘書五年夏又命僧珍率羽林勁勇出梁城其年冬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高祖欲榮之使爲本州乃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宏以

販葱爲業僧珍旣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  
 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俎當速  
 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  
 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置立以來便在此  
 地豈可徙之益吾私宅姊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臨路  
 與列肆雜處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在州  
 百日徵爲領軍將軍尋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直秘  
 書省如先僧珍有大勲任總心膂恩遇隆密莫與爲比  
 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  
 躬果食未嘗舉箸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

便是大有所進祿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  
 絕於時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  
 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當時必謂不濟主上  
 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尋應自差俄而果愈今已  
 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正同必不復起矣竟如其言  
 卒于領軍府舍時年五十八高祖卽日臨殯詔曰思舊  
 篤終前王令典追榮加等列代通規散騎常侍領軍將  
 軍平固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宇詳濟竭忠盡禮  
 知無不爲與朕契闊情兼屯泰大業初構茂勲克舉及  
 居禁衛朝夕盡誠方參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喪逝傷

勳于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喪事所須隨由備辦諡曰忠敬侯高祖痛惜之言為流  
涕長子峻早卒峻子淡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慎密呂僧珍恪勤匪  
懈鄭紹叔忠誠亮蓋締構王業三子皆有力焉僧珍之  
肅恭禁省紹叔之造膝詭辭蓋識為臣之節矣

列

梁書卷十一

八月十二日

梁書卷十一考證

呂僧珍傳妖賊唐寓之寇東陽○寓閣本作瑀又無之  
字

梁書卷十一 考證

